

海外二筆

倫敦速寫

一 一般印象

我在倫敦，一住就是兩年了。在住了兩年後來寫倫敦印象，自然只能把第一印象略過去。但是又很可惜，並且它是飄忽地像詩一樣，雖是模糊，然其入人之深，也許較甚於事實與數字。所以我仍從追想中寫一點來開場。大凡從上海到倫敦來的，若坐英國船，它把你一直送到這個世界第一等國的首都，你就會嗒然掃興，覺得世界的名都也不過如此，其熱鬧與新異還不及上海，以後甚至於到歐陸各國去旅行過暑的心思也不會有了。假若你坐的是意大利船或法國船，在巴黎歇上了些日子，以後就很難使你死心在倫敦歇下不動了。就人物說吧，在巴黎看見的人物，都是有生氣的，衣服也有生氣，雖然衣服的質料不一定好，但樣式既多，又很瀟灑。倫敦人也並非人人的衣服是一

樣，但總像平板無變化，人人都像束緊身子準備着上辦公室上工廠，簡直都是工廠裏製造出來的機器人。面部更不消說，巴黎人是眉毛眼睛都在說話，而英國人則嘴也好像生來只是爲問天氣，眼睛生來只是在公共汽車裏面看運動消息的——其實有時只是爲遮着眼睛的緣故，什麼消息也不看。在羅馬或巴黎，你上一個小館子去喫點東西，雖其口味不及我們尊味之國——喫當然是我們的國粹，就孔聖人也「食不厭精，脔不厭細」，看見有好菜盛饌當前，就要「變色而作」的，當然不能與西夷並論——可是也別有風味。意大利的麪條，餃子（ravioli）之類，亦頗有我們北國之風。便宜而濃郁的咖啡尤可以洗疲倦，集中神思。在咖啡館的霧圍氣中，現代味足以浸透你的十萬八千毛孔。而在裏面寫文章寫詩的人，也就滲入咖啡的香烈。若在倫敦，到處有的是來安小食店（Lyons），門口的招牌，櫥窗的裝飾，裏面桌椅的布置，都是一模一樣，像倫敦街上站着的大個子警察似的。無論你要一個香腸，或一個牛肉，包管你十樣。也是一個味道。咖啡像是一杯黑水，只是冬天早上可以喝了暖一暖肚子，此外毫無意味。至於房子無變化是不消說，還有兩個特點，只要你一到倫敦就感到的。第一是每個房子，

都有幾排煙洞。所以煙洞之多，真使你看不得刺眼，像看千手觀音似的。第二是到處都黑古籠東。自然這和倫敦的氣候有關係，有時也是他們要用以表示其爲古都而聽其自然不加洗刷之故。自然我們中國人看來，倫敦並不怎麼古，一六六六年那一場大火，把整個倫敦燒個乾乾淨淨。所以真正倫敦市的歷史只能從那時候算起，到現在也不過兩百六七十年光景。這一點年齡，在中國算什麼呢？可是我去年從俄德旅行歸來，車開進倫敦時，兩旁黑湫湫的顏色撲面而來之時，使我不禁歎一口氣，「倫敦是真老了！」

要是在倫敦住久了，許多特點亦就忘記了。牆壁之黑黝，屋上煙洞之如林，都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。餓了時，儘可走進任何一個小館子，塞點牛油麪包。味之美不美這個觀念，根本也就沒有了。並且連性格也會爲他們所潛移默化。中國人的臉本來就太少表情，英國人更甚，看說話就知道。在一個公共的地方，看人們說英語，很容易分別他們是不是英國人。不論所說的話，時間多久，聲音多高，上脣像一塊鐵板似的，一點也不移動，準是百分之百的英國人。假若還免不了要動一動的話，不是外國人便是戲子或教語言的教員，受過特別訓練的。他對你說話，笑一笑，準是禮節上要他或她如此笑，很少

是心裏有這樣不可不發的感情。到真有這樣的感情要發時，他却用冷靜掩蓋過去了。所謂英國人所特長的幽默，有時是強作幽默（forced humour），有時是賤價幽默（cheap humour），和從前中國的作揖打拱之類應酬差不多，表面上是幽默，實際上是件苦事。倒不如德國人的偷直來得乾脆。在倫敦住久了，很容易變成這樣的偽君子（hypocrite）。見人微笑點頭問天氣，說話半吞半吐，語中似有深意，實際不說出的，也就並沒有什麼可說。這樣的空氣，像倫敦的霧一樣，使你不能不呼吸。呼吸久了，自己要不變成偽君子也就很難了。這種倫敦的偽君子毒素，也和倫敦的扒手一樣，不可不加倍小心。

要真說倫敦是老的平凡的靜的吧，却也不盡然。世界外交的詭奇，國際間關係的變化，常常是從倫敦唐寧街伸出來的一隻魔手在顛倒播弄，那是用不着說。就講平常的生活吧。譬如星期日的海德公園（Hyde Park），人山人海在包圍着那些糖箱講演家（所謂糖箱講演家者，站在一個廢棄不用的裝糖果罐頭的木箱上講演的人，一班平民宣傳家都是如此，前任空頭首相，就是從這樣講演發蹟的），講上帝，講摸索泥犁，

講史大林，講選舉，講革命，講制裁意大利，講反對制裁意大利，無所不講，百無禁忌。這些在法，西國家所夢想不到的自由——在行動上，雖是有限制的；在言論出版的表面上，却有自由——會使你嫉妬，會使你感到這老的，平板的，靜的首都，亦自有其被人視為樂土的原因。而所謂靜，也只是表面的，也只是秩序安靜的現象，其都會旋律進行的速度，是使你不能相信的。倫敦郵政總局某天下午三點鐘的一班，在全倫敦郵筒收集的信件，到三十萬件之多，倫敦很多報紙中的一種，每日郵報（Daily Herald）每天早上從倫敦發出兩百多萬份。隨手舉幾個天文上的數字，可以使你想像這個老資本主義魔窟中包藏了如何迅疾的內在的力。

二 雜談游觀

談到游觀，在藝術趣味之濃厚，建築之美麗而富有歷史意味，倫敦當然不如巴黎與羅馬。街道之清潔，夾道樹之幽雅，市政之有條理，它又不如柏林。房屋之高聳入雲，現代氣味之濃郁，它當然不如紐約（可是，我還沒有到過）。而山清水秀，則又不如日內

死。至於其能給予人們一種強烈的刺激，與未來的遐想，而充溢着創造的高貴的精神，則又不如莫斯科。

可是它也不像我未來以前那樣想像中的倫敦。我從前想人民無論如何繁庶，土地無論如何廣大，總是一個島國的都市，總可以從那裏看出點島國的風光。尤其是爲了建築的擁擠居然找不出一塊空地，却是公園草地樹林之多，會使你忘記是在一個島國。離宮公園（Regents Park）佔地四百七十三英畝，一直連着櫻山（Primrose Hill）裏面包含了一個大動物園（The Zoo），一個湖，有一個露天戲院（Open Air Theatre），熱天可以安坐在晚風披拂中看夏夜夢以及其他頭等名劇；倫敦大學的背得佛女子學院（Bedford College）也在這美麗的花園中。這是倫敦公園中最大的一個。而最老的一個却要算聖詹姆斯公園（St. James Park）。從前是一個鹿園，後來幾經變化才成爲現在的樣子。而在倫敦充滿了英國人的政治精神——所謂民主精神的，却是海德公園。在星期日，一切黨派都有人在那裏發揮高論，各人賣各人的膏藥，而一班平民却在那裏上他們的政治常識課。它是一個課堂，自然同時是一個

遊戲場。裏面有廣闊的草地可以睡着談天，或男女睡着談戀愛；有划船的地方，有跑馬的路。美麗的鳥在這些公園裏也常常依人求食。若是在海得公園或詹姆斯公園，柳鶯（willow warblers），素喉（white throats），沙笛（sandpipers）之類，常以美麗的聲音勾引遊人。若能作一日之遊，則愛平森林（Epping Forest）很可一去。不但可以划船，可在森林中作永日的散步，並可一訪丁尼生（Tennyson）寫 Locksley Hall 時所住的羅賓漢飯店（Robin Hood Inn）。

至於酣穆斯地得山野（Hamstead Heath），則風物尤為醉人。如從酣穆斯地得山野站下車，向右邊山坡上走，清新的空氣已經使你覺得離開了煙霧的倫敦。在倫敦，高處的霧都向低處流，而冬天早上家家生火的煤煙，遇着霧網而相得益彰，使空氣中充滿了煙臭，眼睛也辣得不能忍耐而流淚，其為害不僅在行路難而已也。在這一帶的霧已經比倫敦中心稀薄，又少煤煙，所以就有霧也是近於白霧，不但不甚可厭，而且有時的確可「賞」（像賞雪、賞雨一樣）。從山坡上去，遇到三叉路時，最好仍走左邊。右邊是南山園路（South Hill Park Rd.），左邊是國會山（Parliament Hill）。國

會山是一條絕路（dead end），所謂絕路者，路盡就是山，不能通車，故無車聲。我們就卜居在山坡一角上的一間小樓。從小樓下望，全倫敦都在眼底，夜間看窗外萬家燈火，就像在香港一樣。山上滿地淺草，到處可坐。在每天晚上，星月下，遍地都是情侶，各不相礙地在天然的青氈上躺到夜深。到什麼時候山上才沒有人，誰也不知道。總之，夜晚在山上散步時，只能踽踽而行，決不可放肆地走，一不小心，你的脚就做了殺風景的事。從山尖踱下去，前面有一個很簡潔的建築點綴這個綠野，那就是音樂亭。夕陽下躺在山腰聽遠遠地送來的音樂，其酣適遠遠過於正襟危坐於一個音樂廳裏。在山尖上還遠遠地看得見前面的池塘。據說雪麗（Shelley）從前在那裏放過小船玩。現在仍然天天有許多小孩在放船。天鵝很莊嚴地而又悠然自得地在裏面遊行。折向右走，就到阮林（Ken Wood），古木森森，你也許在裏面走一整天走不出去。如果你到過廬山，阮林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回想。

如在酣穆斯地得山野車站下來，向右邊的南端路（South End Rd.）走，繞過一個咖啡館折進右邊的克慈林（Keats Grove），大概二十步左右，就可走到克慈

(John Keats) 的故居。雖然昔日四週的草地多已爲房屋所佔據，而「葉之豪華」(leafy luxury——克慈語)的遺產，猶可使人想見當年景象。附近綠陰中的許多房屋，也附帶渲染了不少的詩意。克慈的給夜鶯之歌(Ode to the Nightingale)，就是在这屋中所得到的靈感：

現在「葉之豪華」中，已經聽不見夜鶯的歌喉，而這不朽的傑作，還永遠在後來者的夢魂中縈繞。

克慈的故宅，現在成了紀念克慈的博物館。裏面保存了克慈及克慈夫人的許多遺物及手蹟，並有克慈著作的各色各樣的版本。佈置得很簡單的克慈的臥房還照原樣保存着。

克慈的故宅是在林木幽邃的地帶，而迭更司(Charles Dickens)的故宅却在最熱鬧的區域。它在離大英博物館不很遠的多提街(Doughty Street)四十八號。在这所房子裏面，他寫了 Pickwick Papers 的十四章到二十章，Oliver Twist，Nicholas Nickleby，以及 Barnaby 的開頭的一章。進門最好一直下樓梯到地下室。

看他的幽暗的廚房，然後上來看他的餐室。餐室中陳列了許多有趣味的東西。有一封信，是迭更司寫給他的姊姊芳尼（Fanny）的，告訴她，他是在過着如何勤奮的生活；迭更司的一束頭髮，迭更司幾個親屬的畫像等等。第一樓的後房是他的書房，前房是他的客廳。有他的一個極愛好的書桌，他去美國旅行時都把它帶走。現在這間客廳成了一個圖書室，四面的書架上都擺滿了迭更司著作各國的版本。中國的只有兩種，一種是林譯的冰雪姻緣，另一種沒有看見。在二樓有兩件很有趣味的東西：一個是迭更司十一歲（一八二三）時在康登市（Canden Town）貝翰街（Bayham St.）住的時候，那間屋子的頂樓的一個小窗；還有一個白下飯館（White Hart Inn）的欄杆。在白下院（White Hart Yard）雖不能看見當年的建築，可是這欄杆尚可作辟克威克的佐證。他小說中的著名的老古玩鋪（Old Curiosity Shop）現在還可一訪。如果熟悉迭更司的歷史和他的作品的人，幾乎在倫敦到處都可使你回憶這位偉大的天才。一百年前（一八三五），這位天才在倫敦還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，到處賣點小文章混飯喫；明年（一八三六）就是他的成名之年了。他之以辟克威克而驟

然成名，也正像拜倫的一覺醒來忽然發現自己是成了名一樣。

此外可訪的地方甚多，如約翰生（Dr. Johnson），卡賴耳（Carlyle）以及藍姆（Charles Lamb）等等的故宅，有文學的特嗜者，殊不難按圖索驥。

很多墓地，也可以引起思古之幽情的在聖保羅教堂有音樂家之一角（Mucians Corner），在西冥寺（Westminster Abbey）有詩人之一角（Poets' Corner），喬叟（Chaucer），約翰階（John Gray）與哈地（Thomas Hardy）等都葬在詩人之一角。階的紀念碑上依他自己的遺囑而題着幾句令人深味的話：

『生命是種嘲笑，

事事可作印照，

從前我曾想過，

現在我真知道。』

此外彌爾頓（Milton）葬在Church of St. Giles，哥次米斯（Goldsmith）葬在Temple，苛律里己（Coleridge）葬在高門樓（Highgate）山頂上。愛利阿

(George Eliot) 斯賓塞爾 (Herbert Spencer) 都葬在高門樓墓地。在高門樓的墓地中，有極不惹人注意的一個低下的墳地，沒有一個矗立的墓表，沒有一個十字架，或一個雕刻的天使可作識別的標幟的，那裏面就是一個六十年前在倫敦的窮書生，身上常常連一個辨士也沒有的，死後仍爲美國所嫉惡，害怕，而竟有一個國度建立於他的理想之上的 Karl Marx 和他的家屬。雖然他已經沒有後人，雖然蘇聯要購買遷徙這個墓地而爲英國政府所拒絕，但他的卑下的墓上，四時仍不少鮮花。要是生命是一種嘲笑時，那是一種偉大的嘲笑。這嘲笑要在這世界發出火花 (Iskra) —— 這是 figure-tive 的說法，也是 literary 的說法) 與電光。

至於其他名勝，譬如倫敦堡 (London Tower)，倫敦橋 (London Bridge)，英倫銀行 (Bank of England)，蠟史館 (Madame Tussaud)，著名的教堂，宏偉的宮殿，以及就倫敦而言的可觀的街道，方院 (square)，圓院 (circus)，與半月院 (crescent) 等等，決非在這篇短文裏面所能描寫，且待異日來補足這空頁。

三 文化生活

倫敦之足以光耀於世界，其房屋之不美觀，其煙霧之閉悶，其人物之虛偽，而不足阻礙未來者之嚮往，既來者之留戀者，在我看來，主要的是這裏有一個大英博物館（British Museum）的緣故。大英博物館是一個世界文化的總匯。這無限的寶藏可以給人人以窮年累月的滿足。它所包含的東西，在時間上說來，從遠古到今日，在地域上，也和這個看不見日沒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樣，在這博物館裏，太陽是不落的。

在這無盡的珍寶中，我們單是憑記憶來挑出幾件東西說說，這較之要在二十四史中挑幾個故事來談還要困難。譬如你進了大門之後，向右邊走，穿過羅馬雕刻廊（Roman Gallery）進到側室（Supplementary Room）時，你的兩旁就站着幾個亞述（Assiria）的飛獅與飛牛的偉大的雕刻，是紀元前八世紀物，你可以從此而想到南京附近梁朝墓地的偉大的飛獅，它們縱然不是直接的，也許有間接的血。亞述的獅比較莊嚴，而梁的中國獅，則其雄偉而具萬鈞之魄力，這種魄力在中國以後的石獅已

經失去了。當你踱進埃及雕刻廊時，當面便是一面斜豎着的石塊，上面刻了三種文字。第一段是埃及象形文，第二段是埃及文草書，第三段是希臘字。這是有名的若色大石，從這三種文字的對照，經過若干學者的攻治，而埃及文才成爲現代人所可識的文字。天地間偶然發現的這一種奇蹟，赫然在你的面前，就你對於埃及古文無野心，也足以使你得到滿足的驚異了。埃及雕刻廊旁邊就是巴比倫室，在這裏，你可以飽看楔形文字，有刻在大塊的石板上的，有刻在小塊的石粒上的。再進去便到愛爾今室（Elgin Room），裏面充滿了極有名的希臘雕板（metopes）及彫帶（frieze），其動態之馬，其筋肉豐健之戰士，皆足以動蕩魂魄。如以剛才所經過的埃及的雕刻和這些希臘雕刻相比，一是靜的，一是動的；一是神的，一是人的；一是莊嚴的，一是敏健而活潑的。而中國的則界乎其間。如以武梁祠刻石來和這兩種風格相比較，則立刻可以使你感到中國的是中庸的藝術。它介乎動與靜之間，它是現世的，但其敏健而活潑不及希臘雕刻。不過馬之態度，則有驚奇之類似。而其寫實之風，遠異於周代藝術風氣中幻想成分之重。其由西方經印度中亞之重譯而播此風於中土，歟在這篇短文裏面，是不能加以詳

細追溯的了。

在樓上的各室中，最有趣味的是木乃伊，與木乃伊棺。這些木乃伊現在在埃及開羅博物館亦無法看到。還有紀元一千五百年的壁畫，亦是很值得一看的。民族陳列廊（Ethnographical Gallery）及亞細亞沙龍（Asiatic Saloon）是一直連着的。你在那裏可以看到大洋洲，非洲，格林蘭，美洲等等原始民族落後民族的狀態，同時也可以看見中國的鴉片煙鎗。任何中國人到這裏經過時，總感到羞恥與痛心的！中國的東西，在這裏保存的不少。周金，漢玉，磁器，景泰藍之屬可以在樓上及大廳上的幽穆佛樸收藏部（Eumorfopoulos）賞鑒。在樓上的繪畫部，有顧愷之畫的女史箴。據各家考據，以為是真品，但就圖章看來，恐不甚可靠。總之，即是臨寫本，也是極有價值。這中國畫史上的世界孤本，若不到倫敦是無此眼福的。

在倫敦的中國文化寶藏很多，如在大英博物館中的東方圖書部，有幾種不可不看的奇蹟。第一是「流沙墜簡」。這些古簡大約是出自三個地方，一為敦煌西北之長城，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，三為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。敦

煌所出，都是兩漢時物，出羅布淖爾北的，其年代大約是自魏末以迄前涼，出和闐旁者，不過二十餘簡，無年代可考，大約最古的是後漢時物，其最近的亦是隋唐時物。殷甲，周金固然是很可寶貴的東西，但以其質料之堅，流傳久遠原不足驚奇，至於漢簡，則以易褪之墨，寫於易朽的木簡上，決不足以保持數百年，不意西北之風沙，竟成了這些木簡的保存庫，將兩千年來易朽之物，保留給我們來摩挲。其次，就是有名的敦煌藏書，羅福，荃曾輯有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，可見其大概。去年在寫本陳列室中，還陳列了若干件如賣女契，茶酒論等。今年已經換了些別的東西。然在寫本陳列室中，仍可看到些有趣的文獻，如慶善拳變時日記，太平天國忠王諭子姪書，雷峰塔中經卷目等等。此外在東方部中許多手寫珍本如永樂大典之類。只就中國部分來說，決不是一兩個星期即可一一過目，自然更非這一篇短文裏面即可談一個大概的。（將來打算另寫在倫敦之中國文獻，及在倫敦之中國藝術兩文，來補足這裏的疏遺。）

上面所描寫的大略，是從進門起，即向左轉，訪埃及巴比倫諸室，然後上樓看木乃伊，看畫，談到寫本室及東方部時，我們又已從右邊下樓了。寫本室裏自然是更夠，你流